

劍島風云



封面设计：胡今叶

插图：袁继仁

剑 岛 风 云

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苏州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1月第1版

1974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10100·098 每册0.68元

前 言

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，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的大好形势下，南京部队举办了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，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，编成这个短篇小说集，作为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献礼。

这些作品的作者，大都是刚刚学习文学创作的战士，是文艺战线的一支新生力量。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，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，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；他们又是活跃在斗争第一线的战士，经历着火热的斗争生活，所以才能努力实践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，获得了可喜的成果。

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革命激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作者们从培养革命接班人、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、部队建设、战备训练、海边防斗争、医疗卫生以及民兵工作等各个侧面，反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，部队生活中出现的崭新面貌，描绘了部队中先进人物的高大形象，揭示了这些英雄人物崇高的思想境界。

我们相信，广大读者一定会怀着极大的喜悦，热烈欢迎南京部队涌现出来的文艺战线上的生力军和他们的作品。让那些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孔老二的信徒们，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发展的广阔前景面前发抖吧！无产阶级文艺必将迎来更

加光辉灿烂的未来！

我们也相信，这个小说集的出版，对广大工农兵、革命干部、革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路线教育，对促进工农兵文学创作，推动文艺革命，必将发挥一定作用。

在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，得到不少部队同志的大力支持，我们表示热忱的谢意。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剑岛风云	虞 劲(1)
江上旗手	朱志成 张战地(21)
唱不完的歌	何晓鲁(34)
边境线上	许新珉(50)
老将带路	廖西岚(74)
一支理想的歌	华力立 秦昌桂(93)
通往预备阵地的路	周逢如 程冰蘅(109)
月照征途	吴育华 路 霖(125)
助手	杨光第(144)
顶着门的子弹	埃 康(162)
九段沙	洪 军(179)
寄往前线的报告	张温莉(200)
绿色的屏障	朱国鼎(218)
特邀干事	张 峰(232)
事业	周宝康 尤维雅(252)
铁流万里	王立德(270)
今日花更红	李珞虹(290)
红艳艳的金达莱	余广彤(310)
鹅哨	刘观宁(330)

剑 岛 风 云

虞 劲

—

你见过帐荻草吗？在我们剑岛上，可真多哟！它根盘着根，叶连着叶，海滩边、阵地旁，满沟满坎的到处都是。它不畏严寒、不避酷暑，冬夏长青。那青翠苍劲的叶儿，象一把把锋利的宝剑，密匝匝连成一道道绿色的屏障。战士们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。

记得六个月前，我从军校毕业来到剑岛，在一连三班当战士。三班远离连队，长期驻守在剑岛最前沿的东门湾上。多少年来，就象是插在祖国大门口的一把闪光的钢刀。一到班里，战士们就把我围住了，问这问那，问得最多的是大陆上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最新情况。我一时说不详细，有点窘，就说：“你们驻守在前沿小岛，对大陆上的情况问得这么详细干嘛。”

“我们是哨兵嘛！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就是要时刻关心，详细了解，认真分析，随时明确咱们的任务嘛！一般知道哪能行？”一个脆崩崩的嗓音，直冲着我的耳门。

我循声望去，这是个十八、九岁的战士，一张胖乎乎的圆脸庞，那双乌亮的眼睛，象两潭深不可测的湖水，饱含着激情。

从他抿紧的嘴唇上，可以看出他对我的话挺不满意。精明的三班长大概发现了我还不太理解海岛战士，就亲切地说：“赵杰同志，你刚来，还没参加过小岛的早检查吧！”

“早检查？”我摇了摇头，只觉得挺新鲜。屋子里一下子活跃起来。战士们自豪地告诉我，从他们刚上岛的那天起，就立了个制度：不管白天训练、夜间巡逻站岗怎么紧张，每天清晨，都要绕着小岛进行一次检查。就象用扫帚扫地一样，把小岛干干净净地清扫一遍。执行这个早检查制度，今年已是第二十个年头啦！

听着这些，我心里不由地漾起一股激情。我想：送走剑岛二十三个春秋的老战士，一定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。而今天，新一代的守岛战士又是怎么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呢？我怀着这样的心情，上岛第二天就参加了三班的早检查。

这是一个夏末秋初的早晨，淡蓝色的天空还挂着一弯明月。我随三班早检查的队伍检查了山头阵地、海岸滩头。队伍拐过一道山岗，便踏上了一片柔软平坦的草地。走了没多久，队伍突然停下了。我回头一看，一位胖圆脸、矮身个的战士，蹲在草地上凝视着什么。我认出，他正是昨天对我很不满意的那个小鬼。

“怎么了？”三班长轻轻问道。

“你看！”小战士头一扭，扬起脆崩崩的嗓门，说：“这片茅草为啥会反光？”

我定神一看，可不是嘛！一片面盆大小的茅草在月光下熠熠闪光。我正纳闷，就听身边大个子小王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大惊小怪，草地上露水重，月亮照着就反光呗！”

“不对！沾露水的草叶发毛，月亮光照着发灰，一点都不亮！你再看！”小战士用手小心地拨开一片草，分析得挺在理。原来，那片发光的茅草上，露珠全被碰掉了，根根上却聚着一汪水。“这露水是谁碰掉的？为什么单单碰掉中间的一小片呢？”小战士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追根寻底地眨动着。

整整一天，班长领着我们走遍了附近的渔村，挨门逐户地调查；走遍了附近的哨所，挨个儿地询问，好容易在通信排找到了线索：昨夜通信排夜间训练回来，新战士小江曾在那里倒掉了一壶水。

事情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。可是晚饭后，我在驼峰山下的小路口又碰到了这位小战士。他象有满腹心事，对着一片茂密的帐荻草楞神。

“小鬼，想什么啦？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看是我，张了张嘴又合上了。我想，准是今天早检查发生的那桩事白折腾了一阵，他感到失望了，就说：“以后再碰到这种事，就不必大动干戈了。”

“不对！”他很不客气地说：“你呀，根本就不了解咱们海岛哨兵！”

他带着我踏上了那条小路，指着路面上磨去了棱角的山石，踩板实的荒草，深情地说：“这么长的年月，老同志巡逻、放哨、早检查，踩出了多少这样的小路。二十多年来，他们遇到了多少象今天这样的情况，一点一点排除了多少象今天这样的蛛丝马迹，你别看它不起眼，这关系到祖国的安全。”

我的脸呼地热了，象有把钢针扎着我的心。我不禁对这位多少还带着几分稚气的战士，产生了敬意。

晚风轻轻地吹着，帐荻草“沙沙”地响着。那青翠锋利的草叶儿，渐渐地占据了我整个儿的视线。我好奇地问道：“哎，咱剑岛上的帐荻草，为啥特别多、特别盛呢？”小战士狡黠地看着我，有点儿调皮却又认真地说：“按咱剑岛人的说法，帐荻草不是普通的草，它是当年岛上的老铁匠留下的宝剑呢！……它对那些老战士扎根海岛、常备不懈的斗争精神是个极好的象征。”

多好的战士啊！我不禁问道：“你叫啥名字？”

“张宁生。”

就从这天，张宁生这个响亮的名字和那个令人深思的问题，统统留在了我的心底。

几个月下来，我对张宁生和班里的战士了解得更深了。今天，当我从团里马列读书班学习回来，走在往连部去的路上，心呀，早又飞到班里去了。

在连部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清早，连长给我领了个细眉大眼的新兵来，别看他骨架不大，眉宇间却透着一股机灵劲儿。连长诙谐地对我说：“老赵哇，怕你路上闷得慌，给你找个伴，这小李是你们三班新添的一名战士！”我俩相互熟悉了一下，就上路了。

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。刺骨的海风吹在脸上，麻酥酥地扎人。一路上，小李那张嘴就象挺不换梭子的机关枪，“嘟嘟”个没完。他一会儿问我：“老赵同志，咱们岛算不算最前沿？”一会儿又问：“怎样才能当个真正的海岛哨兵？”我心一动，忙问他：“小李，连长向你介绍过咱们班长吗？”接着这话茬儿，我便跟他谈起了张宁生。

说着话走路，不觉路长。我们刚走出山口，迎面扑来一股清新凉爽的海风。路边一条溪流里，薄冰相撞着，绕过一片片五彩的卵石，缓缓飘动着顺流而下。

突然，耳边传来一阵轻轻的拨水声。我俩循声一望，只见寒气袭人的溪水里，站着一位高挽棉裤腿的战士。他弯着腰，低着头，聚精会神地站在溪水里捞着什么。飘着薄冰的溪水从他腿边流过，小腿肚冻得通红，我又心疼又着急，冲着他的背影喊开了：“喂——，你是哪个班的，这么冷的天下冰河受得了吗？”

那战士抬起头，笑着说：“赵杰同志，早检查的队伍刚回村，我留在这儿接你们，顺便检查检查这……”

真没想到，还没进村，倒先碰上了我那小战友张宁生。

“是你呀！”我打趣道：“又检查到些啥啦？”

张宁生嘿嘿笑了笑，挺直腰，甩了甩手上的泥水，象得了捧宝贝似的上了岸。溪水顺着他冻紫了的腿肚子往下流，在脚下积起了两个水洼。他蛮不在乎地捋了捋浸湿了半截的棉袄袖子，小心地摊开手掌，用食指把几小粒白乎乎的东西，翻过来调过去地拨弄着。我刚想瞅个仔细，小李已经失望地叫了起来：“我当是啥宝贝哩，在冰水里折腾半天，就为了这几颗米饭呀！”

“看不上眼？”张宁生眯着眼睛问。

“嗯，有那么点儿！这么几颗米饭……”

张宁生打断了小李的话，认真地说：“别小看这几颗米饭。有一年，咱们班的老同志就是从一条山溪中发现一小片油渍和几颗米饭，顺着线索，抓到了一股刚刚登陆的匪特。”

“真的？”小李来了兴趣，“就是你手上这种米饭？”

“不是！那种米饭咱岛上没有。它粒儿比这粗，还长些。据说是用西贡米制成的抽水饭。”

“几颗米饭还真有这么大的学问！”小李又不满足地问道：“那你再说说，这几颗米饭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我不禁好笑，这小李问题也提得太绝了。谁知张宁生捻了捻饭粒，挺有把握地说：“这个呀，是咱岛上渔民常爱吃的中熟米饭。这两天，小海花她爹在山上采石头，怕是海花过溪送饭，又摔交了。不捞起来看个仔细，心放不下呀！”

我钦佩地点了点头，小李更是不胜惊讶。他用特别的眼光把张宁生上上下下“研究”了一番，眼睛一亮，喃喃地说：“老赵同志，你看他多象咱们的班长呀！”

我笑着说：“喏，你还真有点眼力。小李，这回算让你说准了！”

机灵的小李先是一楞，立刻明白了。他“啪”地敬了个礼：“报告班长，我叫李建新，刚才——”

张宁生嘿嘿地笑着，夺过李建新的背包，领着我们进村了。

二

翌日凌晨，我们早检查的队伍来到了驼峰山下。战士们整枪绊，紧鞋带，扎裤腿，等班长下达了“按各检查路线分散检查”的命令，便分成几个组，直奔驼峰山大、小两个峰。新战士小李参加了我和张宁生的检查组，负责检查小驼峰南坡到山顶老松树之间的地段。

小驼峰是座不大的山头，地势却很复杂。过去国民党溃逃时遗留下来的残堡工事，横躺竖卧，半人多高的茅草覆盖着沟沟坎坎，和那些大大小小的明洞暗堡，构成了一条复杂的早检查地段。头一回参加早检查的李建新，觉得一切都挺新鲜，却也受尽了“欺负”。那些长了牙的野藤荆棘，缠得他进退两难，一不小心，“嗤啦！”刚落头水的新军装上，就飘起了两面小绿旗。手背碰上那些带刺的荆棘条儿，又沁出了细细的血珠。李建新咬咬牙，甩甩胳膊，跟着班长穿林跨沟往前闯，嘴里嚷道：“快走呀，班长，这么慢，什么时候才能骑上驼峰呀！”

张宁生依旧稳着步子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又不是让你抢占山头、冲锋演习，早检查就得一步压着一步。”

李建新挠了挠头皮，还想再说几句，忽听班长厉声说：“思想集中！注意脚下，拉开队形！”说着，双脚蹭地离开小路，直奔左前方临海的悬崖。我抬头望去，在陡峭的山崖上，树不生，草不长，溜光溜光，上上下下仅有一些石缝可以搭脚。张宁生搓了搓手，一跳脚，双手象铁钳似地抠住了石缝，悬空贴在峭壁上，敏捷地攀了上去。眨眼功夫，他已稳稳当当地挂在石壁上，开始检查了。

一团团晨雾从他身边飘过，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只看到那颗鲜红的五星，在一片葱茏中，显得更加鲜亮耀眼。过了一会儿，晨雾开始消散。山山岭岭都从轻纱般的淡雾里露了出来。帐荻草叶上的白霜，化成一颗颗滴溜溜的水晶珠子，在晨曦中闪闪烁烁。我们来到了交界点上那棵挺拔的老松树前，小李不由地吁了口气。

“累了？”张宁生有意问道。

“谁说的？我身上还攒着劲呢！”李建新毫不示弱地伸了伸胳膊，张宁生嘿嘿地笑着说：“有劲就行，咱们继续检查！”

“继续检查！”小李疑惑地拍了拍老松树，“班长，你不是说这儿是交界点吗？”

“是交界点，但不是结束点！”张宁生微笑着说。

“为啥？”

“这是制度嘛！”我插了一句。

“制度？”

“对！”张宁生给小李抹去了脸上的汗，说：“还记得小溪边我给你讲过的老同志抓匪特的事？当年，那股匪特就是趁着黑夜，从一个交界点上的暗洞里爬上来的。打那以后，每次早检查夜巡逻，到了交界点，大家都要自觉地向前方再推进五十公尺，让交界点上的脚印迭着脚印，脚印盖着脚印，天长日久，就成了剑岛上的传统制度。”

李建新感动地说：“班长，这个传统宝贵呀！我一定把它接过来！”

我们又继续向前进。

检查了一条条深壕浅沟，检查了一个个明堡暗洞，眼看离结束点不远了，班长的脚步却在一个很普通的山洞前停了下来。

“小李，看看这个洞，有没有问题？”

“问题？”机灵的小李一推帽舌，把个洞口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说：“没有问题，一张蜘蛛网封在洞口，比铁将军把门还牢着哪！”

看上去，这确实是个满正常的洞口，一张大蜘蛛网把山洞

罩得严严实实。我看了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，就连那只八脚大蜘蛛也在安闲地悠来荡去，吐丝织网。可是，张宁生手一指，却说：“看到了没有，洞口右半张网是破的！”

没等我回答，李建新已说出了我的意思：“班长，这网上的洞，别说是人，就是野猫子也钻不进去呀！这网洞，兴许是蜘蛛自个弄破的。”

张宁生摆了摆头，指着网洞边上飘着的几根丝丝说：“想想看，蜘蛛吐丝织网，不会吐空丝，这几根断丝是从哪来的？”他停了停，加重语气说：“奇怪的是整整三天了，我每次早检查到这里，蜘蛛都在补这张网，这能是偶然的吗？”

我们都沉默了。张宁生用手挥起一根枝条，扫落了洞口的蛛丝，领着我们走进洞去。

这是个朝北的洞口，终年不进阳光。洞里阴冷潮湿，散发着一股霉味。我们顺着曲里拐弯的洞道足足走了十来分钟，山洞里什么可疑的迹象也没有。李建新突然高兴地说：“班长，我记得小时候学过一个谜语：小蜘蛛不怕‘千军万马’，就怕风吹雨打。这两天风大，蜘蛛网说不定是风刮破的。”

“风？”张宁生稍稍皱了皱眉，“不可能，要说是风，怎么只吹破半张网？再说风向也不对呀！”他说着掏出那本早检查日记，在上面唰唰地记下了：“小驼峰北坡、交界线上的五号洞口……”

连着两天，我都特别注意夜里的风向变化，可每次早检查，五号洞口的蛛网仍旧破了半张。看得出，班长的心里就象压了块青石，沉甸甸的。

这天大半夜时分，张宁生把我和小李从睡梦中叫醒，悄声

说：“今夜风特别大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五号洞。”

来到五号洞口前，李建新拧亮了手电，强烈的光柱在洞口缓缓移动了两圈，只见那张大蛛网严严实密，经络分明，连指甲盖大的破洞也没有。我和小李正纳闷，张宁生一摆手，我们便在洞口边的帐荻草丛里埋伏下了。

四周静极了。山风由紧到慢，又由慢到紧，簌簌地响着。我记不清自己看了多少次表，也记不清伏在身边的李建新翻了多少次身，只觉得时间过得真慢，露水打湿了棉衣，贴在脊梁骨上怪不好受，紧盯着洞口的眼睛也开始发酸发胀了。

约莫过了两小时，风小了，天也亮了，我不知是失望还是担心，又一次瞅了瞅身边一动不动的张宁生。

“着急了？”他那乌溜溜的眼睛会说话似地看了我一眼，猛然，他浓眉一抖，眼睛一亮：“你们听！”

刹那间，耳边只听得“呜——”一阵旋子风呼啸而来，在空中转了个弯，洞口上沿一根齐根拗折了的长荆条，被风吹得象挥动的长鞭，“唰”地一家伙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洞口右侧的半张蛛网上，挑起了一大片网丝。

这一瞬间发生的事，蹊跷得使我惊讶，细细一想，却又使我激动。我望着张宁生那双机警的眼睛，想到这两天他半夜就起身的秘密，我有些明白了。

这时，李建新两手叉腰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哎呀！弄了半天，是风跟我们捣乱！这个自然现象到底给我们观察到了。这下可以放心啦！”

张宁生小心地提起那根耷拉在洞口上沿的断荆条，抖了抖，左右仔细看了看，这才回答说：“小李，世界上的事情复杂

得很哩！要说是风捣乱，只是一种可能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小李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我刚想问个明白，却见副班长领着早检查的队伍上来了。我咽下了这个疑团，随着张宁生一起迎了上去。一天的早检查又开始了。

三

夜，静悄悄的。宿舍里不时传出一阵阵甜睡的鼾声。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。窗外，风声骤紧，低压压的浓云跑马似地越聚越厚，越压越低。远处不时传来隆隆雷声。

近些日子，我已养成了半夜就醒的习惯。因为每到这时候，张宁生总要领着我们去驼峰山打埋伏。可今天，怎么没动静？我探起身一看，好家伙，打埋伏的战士们早没了人影，再看看叫岗的小黑板，“赵杰”两个字不知被谁抹去了。我赶紧披衣下床，飞起脚步往驼峰山赶去。一路走着，心里就象水开了锅似的，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又闪电般地出现在眼前。

那天夜里，正逢我和张宁生去驼峰山下的东门湾流动巡逻。天，黑洞洞的，一点儿星光也没有。轰响的海潮小山般地撞击着礁石，咸涩的浪沫雨点般地打在脸上。脚下，大片大片的浅滩都被淹没了。我跟着张宁生，警惕地巡视着周围。

忽然，张宁生急促地喊了声：“老赵，你看！”我猛抬头，只见黑乎乎的大驼峰顶闪烁着一团绿莹莹的亮光。我惊讶地叫道：“是手电？”“不象！”“是萤火？”“也不象！”

黑暗中，张宁生黑宝石般的眼睛灼灼闪光，他把冲锋枪警惕地挪到胸前，朝我做了个手势，便箭一般地隐入夜暗中了。

我们从大驼峰两侧迂回包围，迅速地来到了峰顶。奇怪

的是，大驼峰顶上什么亮光也没有，只有一片青虚虚的石壁。

身旁的帐荻草窸窸窣窣地响了一阵，哨兵李建新嗖地从固定哨位中钻了出来。从他平静的面孔上，看不出有半点不寻常的情况，那双机灵的眼睛分明在告诉我们：这里一切都很正常。张宁生详细地询问了情况之后，我忍不住，着急地问道：“小李，你就连一点光亮也没看到？”

“没有！”小李自信地说：“大驼峰上连个萤火虫也没有！”

张宁生皱了皱眉，严肃地说：“坚守岗位，继续观察，发现可疑线索，立即打信号！”

“是！”小李答应着，闪身不见了。

我们重又回到了东门湾高高的海堤上，可这时大驼峰顶的亮光又出现了，那片绿幽幽、阴森森的亮光使人感到神秘，不可捉摸。我们把这情况向连队党支部作了汇报，党支部要我们提高警惕，严密搜索观察，一定要把情况查明。可是，几天下来，我们整夜整夜地埋伏在驼峰山麓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每天，大驼峰顶的亮光直到东方发白、朝霞初露的时候，才渐渐地消失、隐退……

我正想着，走着，“轰隆隆——”一个沉雷突然在我头上炸响，震得我耳根发麻。借着瞬间即逝的电光，我才看清脚下已是大驼峰顶的盘山小道了。我径直来到昨夜埋伏过的小山包上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想了想，准是张宁生又领着战士们变换了埋伏的方位，便估摸着朝前走去。忽然，“咔嚓——”又一串雪亮的闪电横空掠过。刹时间，我看见面前那密匝匝的帐荻草被一阵疾风吹开了一条缝，两道雪亮锐利的目光，从草缝中闪电似地射了出来。我定神一看，原来是一位手持钢枪的战士，